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袁了凡綱鑑彙纂

上海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六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璘 趙鼎

五世貞 纂要

編纂

南北朝

南朝自晉而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唐傳之宋宋傳之明明傳之清清傳之

附北於其間以見天下國統之離析也

宋紀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小字寄奴字德興彭城人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都於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七○世紀相傳為漢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八世生靖靖生超超生裕裕夜生神光照室盡明裕生

上人無妄言  
寄奴王者不  
死

長星出竟天

庚申二年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魏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元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沮渠蒙遜玄始八年○西梁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凡七國

四月長星出竟天

大變也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初

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年將哀暮物忌盛滿裕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今

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意欲去王而帝也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

見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長

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

傅亮叩扉請  
見  
劉湛幼年有  
宰物之志  
劉湛自比管  
葛



傅亮具彈詔草

徐公得無小過  
身是晉室遺老  
悲歡事固不可同

時零陵之勢已不如匹夫而裕計在必弑蓋自以年老子幼恐身沒留此尚為禍根耳及宋之亡也劉氏無少長皆被害于齊而梁弑巴陵王陳弑江陰王亦踵行如出一轍殘逆之報若有司其毀者樹唐宋待楊氏柴氏

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退遜於瑯琊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細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秦晉恭帝為零陵王按晉書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唯一百有二耳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丁南湖傳亮具詔草使帝書之曰具曰使亮罪不亦著乎按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未嘗書亮也而少微書之綱目因之然後廢篡之罪以亮為魁矣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按南史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宋為晉

諸陵置守衛加禮於死君而無禮於廢主則為取而已矣

辛酉宋永初二年○魏太常六年秋九月宋主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初宋主裕以毒酒一甕授前

是歲西涼為北涼蒙遜所滅秋九月宋主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即中令張偉使訛零陵王傳

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將軍

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

趨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

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

自勉勵為國為家○袁了凡人之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謝晦佐宋受命位任益重兄瞻憂懼而死顏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又延之怒其驕狠難久王晏佐

應種效終國計  
綿延自得厚報  
天道灼然可見  
世道至此尚以  
風度言論為長  
羣相推獎天義  
之大節已虧他  
何足議而朝野  
猶以為賢實可  
笑亦可畏  
徐傳不以學  
問為長  
道濟雖御之  
氣  
徐傳當無異  
謝晦識機  
變  
朝事一委宰  
相  
八者人君之  
要行  
蔡廓獨非晉臣  
乎與其不受更  
部何如不事新  
朝乃沈約許其  
識遠書法亦嘉  
與之皆失獲貶  
之正

**綱** 壬戌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目** 羨之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

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

弈棋觀戲常若未解傳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同異嘗與傳亮謝晦宴聚亮晦

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綱**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目** 高祖疾甚召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

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

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晦亮道濟

同被顧命遂殂○胡致堂宋高祖御軍戰伐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後母清簡寡欲嚴正有度

被服布素海濱稀繡御少不蓄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人君

之要行也

○營陽王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及高祖崩居喪無禮

**綱**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目**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

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

黃謂黃門散謂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干木羨之小字

遂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書法** 書不受何嘉廓也

○沈休文

**下** 廓園辭銓

衡心為志。庶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閭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遂矣。故今按吏部銓衡之職。能使人通塞者也。胡三省註銓衡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

**二月魏築長城**

○**系然冠魏** 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

**書法**

自秦始書築長

城至此六百二十七年於是再見民力可勝困哉

**魏主嗣殂太子燾立**

太宗長子是為世祖太武皇帝

**魏立天師道場**

○**光祿大夫崔浩** 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

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

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 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 常自謂才

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

術自言常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 云老子之玄孫 授以圖籙真經至是

奉其書獻於魏主朝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

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

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

**書法**

道教之盛自此始珪之始

帝也書置五經博士燾之始立也書立天師道場二祖之異尚可見矣

○**司馬公**

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煉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具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

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

循之其說甚矣浩不喜佛老而言謙之之言何哉

○**尹遂昌**

晉孝武立精舍拓跋焘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焘亦殞於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歟直筆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修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之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慮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書之義  
自見矣

○太祖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檀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劾所弑壽四十七

綱甲子宋太祖文帝元嘉元年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吳

六月弑之使邢安泰就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按南史王發江陵有黑龍躍自王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王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殺前

廬陵王義真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即位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發明義之等身受顧命輕於廢立初不聞有匡救之舉真所謂視置君如弈棋者爾○胡致堂己之所為人之所微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上

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上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當無異圖死纔三年嗣君愛子相繼戕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啟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鑑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宋主始親萬機

綱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鑑丙寅宋元嘉三年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誅之廬陵郡名今改屬江西吉安府裕次子義真封廬陵王義之等廢為庶人尋殺之

西吉安府裕次子義真封廬陵王義之等廢為庶人尋殺之

綱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

反江陵○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

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

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宋主乃自將討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歎曰恨不得

檀道濟論謝晦何如十策晦有其九

視置君如奕棋

恨不得為勤王之師劉粹無私必無愛

靈運文人無行已不堪大用甚至縋流亦參權要致有黑衣宰相之譏均由典午清談所胎害耳

黑衣宰相冠履失所宰相頓有數人宋五臣

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先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黨

營陽君也是數人者實弑其君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

閏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非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闇陰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祕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著者

遂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

埒音劣時等之名

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頗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

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

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

子者男子之美稱混特重弘微故不斥呼其名而稱子

同不害

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

微子吾無聞然僕射平生重此子僕射可謂知人四賢一時之秀

藏耕具以示子孫

宋文以耕具為愧事雖較葛布籠燈差勝若元英宗見遺衣練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具識趣相越何啻霄壤

魏主不事土木之工蕭何之對非雅言財者軍國之本法與天下共

正吾無聞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及晉亡公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乃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宋**

按南史帝與合殿與王華等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丁卯**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

宋主謁京陵

**初**

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

按南史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梅

相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夏**

主昌及魏主燾戰於統萬

**郡**

臣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

蕭何起末央宮壯麗

請修宮室魏主曰今天未平方須民力土

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壯麗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

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

**魏**

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

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

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

愛終無寬貸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

復悔之

豈能為五斗米折腰

漢宋猶多殉義之士至魏漸已

寥寥則在朝

僅一徐廣在野

僅一陶潛蓋自

真為相仍人不

復知忠節綱目

於潛卒持書晉

士以見完節于

是時為尤難而

寬廉鮮恥習俗

恬不為怪亦可

觀世變矣

晉徵士陶潛卒書晉徵士者以其不辱節於宋也○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

博學不羣為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以不就將復為彭澤令縣屬九江不以家累自隨在官

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米月俸米折曲也折腰為拜揖

向鄉里小兒指督郵也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門我五柳故號五柳先生徵著作

郎不就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嘗考晉書南史

隱逸傳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欣然忘食其文章不羣跌宕英朗獨超眾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

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

耳室開三徑門種五柳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為辱不以貧乏為病至於

恥事二姓惟題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真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也噫有晉完人徵先生吾誰與歸○尹遂

昌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荀孟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莽大夫楊雄死雄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乃侃之孫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

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袁了凡梁昭明太子蕭統作陶潛傳云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明其獨得為晉全人也今種種疑家累既不自隨胡為有妻子之請又稱潛居無僕妾并

向自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儼等疏有兩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氏至其於偕老胡所出異

母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二十而失妻理無羞胤異母之子當是幾妾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不

以局禮小嫌自居而贊賢之言往往浮實存而不論可耳

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嘉二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

等州軍事○宋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惜名器裁爵賜毋以貴凌物毋以威加人戒嬉樂節供奉不崇奇服異器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

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魏主將伐柔然。北狄國名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西方星名在

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即柔然國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

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

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

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或尤浩曰。南寇同隙而捨之。北伐

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

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

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其不備。因之可一舉而滅也。魏

擊柔然主大懼走死

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國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魏主每如浩

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

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師曰。此人音汪厄音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

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嘉三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遣使告

此乃漢世常談

駒犢鬬虎狼

崔浩著忠三世

胸中所懷過甲兵

宋主有恢復之志

南邊將請逆擊宋人雖盡由私起見然其謀畫則在浩遠矣至欲誅境上流民尤為誤河北皆魏地流民皆魏民安有防人掠自先戰賊無辜乎

崔浩陳舉兵五不利

興國之君先修人事

王仲德獨有憂色

王仲德知難不退

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光初生時胎髮未乾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收兵相避須冬寒地凍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國七月魏使司馬楚之等為將帥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發兵造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受實害且楚之等纖利小才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兵連禍結而已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興兵必不利曰今之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軫翼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國劉彥之自淮入泗

汴河西上逆流而上曰汴魏主以河南四鎮碭碭滑臺洛陽虎牢兵少命諸軍收眾北渡戍兵皆棄城去於是青兗既

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狡獪也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不可以為憂乎○

胡致堂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為機又非昏主國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惡之圖斷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於上知難而不退

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道濟唱籌量

問檀道濟量沙孫臆減龜何如

魏使歌工歷頌羣臣

魏徵世胃遺逸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創制立事各有其時

靈運真是作反乃以詩文爭果

十月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青兗大擾彥之坐免官乃以檀道濟帥眾伐魏

鑑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嘉四年○燕王馮弘大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西涼秦夏皆亡凡四國二月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

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

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

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實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吳養心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揣其虛孫臆之滅龜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

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按北史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

頗修繕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時人比之晏嬰焉

魏徵世胃遺逸○魏主詔舉逸民盧玄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遂徵玄等數

百人差次敎用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嘖盧玄字表字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

品明辯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而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

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

有其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

特才陵物為其及禍之由是猶

曲為還就豈春秋正義哉

謝靈運與兵

迷速

韓亡子房奮靈運詩不為無意

食祿與子房異

什門比蘇武

梁眷之忠

道濟立功前朝

道濟足任干城之寄

表其有異志叛逆之心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即屬江西今撫州府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

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

愛其才降死徙廣陵己而棄市靈運謝英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似不為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與兵逃逸其志將何為哉

素了凡蘇門之不答沉寤運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矣吁誕而不節豈真吾儒之輩耶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燕主弘稱藩于魏燕主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

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

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乙亥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正月燕主弘稱藩于宋數為魏所攻故也

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郡名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

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

賜爵郡公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

廷疑畏之會宋主疾篤劉湛說司徒義康收之三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謂如脫幘投地髮布巾

反日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故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

丁南湖道濟怒宋收殺即其立功前朝則怨之誠是矣獨不念少帝之廢弒嘗與徐羨之傅亮謝晦同謀乎彼三人既就戮矣豈

宋立四學

問宋立四學  
其有合於先  
王之法否

雷次宗以巾  
襪侍講

文者儒之餘  
事

守軍以六期  
為斷

江左風俗斯  
為美

言政治者皆  
稱元嘉

義季止馬賜  
食

老夫何敢獨  
受賜

獨容幸免乎當時雖以脇從為辭然人臣無將將而且誅之況弑君之賊而可以分首從乎故濟之殺於三人之後蓋宋法之不立也濟乃以見收而愬宋豈非其驕於罔上之心至死不悟耶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宋主雅好藝文**

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東官名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

并次宗次宗隱居廬山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襪侍講中首服也

講古侯反單衣也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受久之還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司馬公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

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鑑**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軍以

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

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浮薄江左風俗

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宋衡陽王義季嘗看月出因有老父被音苦而耕古詩廉反說

也言無小茅可衣所披服者苦蓋音蓋左右斥之老父曰盟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

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

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六月**魏主伐涼九月姑臧潰涼王牧捷降○**初**崔浩惡李順順嘗使涼涼王時

李順向有豪邁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才庸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澆灌則至今尚然非盡欺誣也崔浩智略有餘伊顏見與崔公同弟子事之如嚴君魏儒風始振

此乃歷術之淺事譏漢史不覺此謬所論者果如君言

為驕慢之語。恐其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及是順謂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浩詆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將軍伊顏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犍降。魏主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顏弓馬之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音○鑑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敵陰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國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敵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子弟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丘瓊山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曰。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於。魏。○國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攷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星辰星水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

己知不如不知  
天下妙理至多

高允惟知農事

入門不夕不出  
與語視日早晚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洩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參攷**

按北史帝勅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魏除田禁**○**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

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

百姓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  
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浚為揚州刺史○**時**義康專總朝權朝野輻輳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重湛善論治道諸

前代故事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

班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至是收湛

下詔誅之以義康出鎮豫章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

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

於二公之難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

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

義康必不至此

義康未識君臣之義

伐枝傷樹

為善者雲行雨施

改元己非正理況傳會神書以真君自號乎古今紀年之誕無有甚於此者

古獨請死賜貧民圓棋志不在獨獨劉樹

言言三編金合錄

進劉湛小字班獸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論者謂義康但

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若是則義康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聞門道迹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

○司馬公評

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逆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龍驤將軍

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惑之愆正可道以義方奈

何一旦出削遠徙南陲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表奏

賜死○裴子野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殺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以太祖之含宏尚掩耳於彭城之教自後有宋宰閭直諒豈骨鯁之氣俗處

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頌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

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崔浩亦勸為

之經年不成太子是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

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

古獨輔之獨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花園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

劉樹園棋志不在獨獨侍坐良久不獲陳間忽起梓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